

「不二法門 · 陳珠櫻 科藝之旅」開幕致詞

很高興來參加「不二法門 · 陳珠櫻 科藝之旅」開幕茶會；上星期六在綜三穿堂外參加校園公共藝術節開幕，承賴小秋老師邀請，先來跟正在準備今天展覽的陳教授打個招呼，了解到陳教授為巴黎第八大學教授，同時是美學與藝術科技博士，2010年通過嚴格的教授資格考核，是台灣首位獲法國國家高等教育部頒予「教授」榮銜的學者，這學期剛好在其母校新竹教育大學休假訪問，而有緣在清華舉行個展。

陳教授是美學與藝術科技博士，讓我想起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，蔡先生以前清翰林之身，接近四十歲時，留學德國四年，三年間，修了四十門課，遍及文史哲及社會科學，最後以美學及美學史為學術主業；返國後擔任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。將清季學部的「忠君、尊孔、尚公、尚武、尚實」五項宗旨加以修正，改為：軍國民教育、實利主義教育、公民道德教育、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項；重視公民道德教育及息息相關的世界觀與美學教育，開現代五育並重全人教育的先河。

現代學術分科，文理涇渭分明，藝術與科學似如平行線，但在古代並非如此；說起來藝術與科學也有一番糾纏的歷史，早期認為藝術需以某種規則的知識為基礎，又把勞心者稱為「自由藝術」，勞力者稱為「通俗藝術」或「機械藝術」，中世紀「自由藝術」分為七大藝術，幾乎全為科學，與其對應的七種「機械藝術」，並不見繪畫、雕塑等，原因是「工匠級的工作對人生無足輕重」，到文藝復興時期，中產階級崛起，提升了藝術家的地位，但又產生與科學分割的問題，因為關係到「工匠」與「學院」學理與法則問題，但科學要求產品相同，與藝術注重個人創意發揮，也有顯著差別，到文藝復興末期，才出現明顯的排除呼聲，獨立出來過程緩慢。

另一方面，藝術又與科學無法分割，十九世紀中期，攝影機與攝影技術的發展，衝擊當時為主流的學院寫實派畫家，甚至部份畫家的生計，再加上物理學對光的了解、化學在顏料製作方面的進展，促成以巴黎為中心以絢爛的筆觸與色彩為特色的印象畫派興起，「初期印象派」充分運用科學觀點，強調光與色的亮度與純度，不著重於形狀的描繪，而是重視視覺的整體印象；再歷經「新印象畫派」企圖以更科

學的方法，以點描法保持色彩本身的純度和明度，並利用光學中的補色原理，由人們的眼睛自行混合色彩，使畫面色調鮮明而活潑，到後印象畫派，反對把物體分解成支離破碎的「光」和「色」，而追求事物本身永恆的形體，並把事物的內在生命和畫家自己主觀的感情表達出來；畢卡索是二十世紀最知名藝術家之，他的許多創新得力於新材質的開發；二十世紀電影與電視藝術，以及網路及數位藝術，又讓藝術與科技緊密結合。

陳教授專長是美學與藝術科技，據我看到的資料，她五十歲之前為藝術而藝術，五十歲之後的藝術是為奉獻給無數生命，佛家說法是眾生有八萬四千煩惱，故佛乃為之說八萬四千法門，「不二法門」是獨一無二的方法；我們很期待看陳教授如何結合藝術與科技來表達，另外本展覽英文是「second order」，據想是不同層次之意，如譯為「The only way」，就有一以貫之的意義了。